



回首

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

林文月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回首

林文月 著

文林藝術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首/林文月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039-4781-0

I. ①回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00348号

回 首

- | | |
|------|--|
| 作 者 | 林文月 |
| 责任编辑 | 周进生 |
| 特约策划 | 余 慧 张园雅 |
| 封面设计 | 引文馆·柴 华 |
| 版式设计 | 引文馆·陈 丽 |
| 出版发行 | 文化艺术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|
| 网 址 | www.whyscbs.com |
| 电子邮箱 | whysbooks@263.net |
| 电 话 |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| 版 次 | 2011年1月第1版
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|
| 开 本 | 876×640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6.25 |
| 字 数 | 110千字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039-4781-0 |
| 定 价 | 25.00元 |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目录 CONTENTS

阳光下读诗	/1
路易湖以南	/8
夜 谈	/12
秋阳似酒风已寒	/23
窗 外	/29
怀念一袭黑衣裳	/39
京都，我心灵的故乡	/44
在台大的日子	/48
过 程	/59
回 家	/66
回首迢递	/75
我的同学郑清茂	/84
消失在长廊尽处	/94
一首励志歌	/99

——纪念先父百岁冥诞
记一张黑白照片 /105
——怀念庄慕陵先生
龙坡丈室忆往 /111
怀念台先生 /117
上海同文书院与爱知大学 /124
孙文与东亚同文书院 /133
董桥其人其文 /137
两代友情 /146
文学没有死 /156
不见雅堂书局 /162
青山青史 /165
台先生手书诗稿 /168
呕心沥血袁子规 /171
一叶文集 /174
梦浮桥 /177
林文月论林文月 /180
十二月，在香港 /182
——代跋

阳光下读诗

这本书在膝盖上，沉甸甸的，颇有些分量。这本精装约莫十六开大小的书，有三百多页，大概是因为从前的人把印书很当一回事的缘故罢，纸张厚厚的，十分讲究；不过，也就因为十分讲究而令书在膝上愈为沉重了。

长雨过后忽晴。青空万里，苍天无半丝云气。使人置疑，昨夜以前的云雨阴森究竟是真实还是长长的梦魇？老天是最神奇的魔术师，翻手作雨覆手晴。这样的晴天，不晒晒太阳太可惜，但徒然晒太阳又未免无聊，遂自书架上顺手取了一本书走到阳台来。这一本沉甸甸朱红色布纹精装本书，便是如此颇有分量地落在膝上的。

其实，在方方正正稍带一些古拙趣味，就像一个老派英国绅士的书皮之外，原本还有一个分毫不差紧密配置的墨色纸皮书篋，是因嫌其累赘而取下留在书桌上了。

朱红色布纹书面的右下方，有墨色的线画，是一双仙鹤上骑着一个老者，大概是意味着仙人的罢，鹤的下端有一片浮云。那云、仙鹤与老

仙人分明是中国的，但每一根线条，分明不是中国画的线条。这一点，不用行家辨析，任谁都一眼可识。这是一本英国近代汉学家阿瑟·威利（Arthur Waley）的中诗英译本*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*。

想起来自觉有些腼腆。这本书买来已经年余，当时从书店买回来，只略略翻看一下，便上了书架，没想到一上书架就没有再取下来。日子总是忙忙乱乱，要做的事很多，要读的书也很多，终于没有轮及读这一本书。

记得是一个夏天的夜晚，饭后开车，经过那一条街，被辉煌又含蓄的灯光吸引而驻车走进一家旧书店。那一条街道的许多店都熄灯打烊了，只餐厅和酒店有红色绿色的霓虹灯闪耀着。旧书店的灯黄黄的，明亮却单调。店面意外的宽敞深奥。前面卖些月历、本子、卡片类文具，后面的旧书籍倒是整理得有条不紊。我随便浏览过去，在与东方相关的一隅停步细观。其实，与东方相关之书籍并不多，又杂有印度、日本、韩国方面的书。我关心的与中国有关的书则又大多是政治经济新闻性的书籍。文学的或学术的少之又少。在少之又少中，这本威利的英译诗集，反而很快地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
这么厚的一本精装书，应该不便宜。但一向对数字没有记性，便也忘了，收据也早已丢了。可是翻动膝上的书，却看到用铅笔字书写的十二点五美金。加上税金，应该是十四美金的样子。

十四美金，约合台币三百多元，还不到四百元。四百元不到就能购得一本保存完好的旧书。我不禁深深庆幸起来，手指在纸张上面游移，

感觉出那泛黄的纸的质感。面对一本有年代的书，有时候反而不急于去阅读那内容。前后翻动，摩挲纸张，欣赏字体，都是极快乐的经验。

这诗集是Alfred A. Knopf出版的第二版书，印制时间在一九四一年，初版则是一九一九年。当然比不得宋版明版善本书，不过也已经逾越半世纪。倘换为人，合当是风霜在颜，萧疏鬓斑，看尽世态炎凉的年纪了。只因为书不言语，静静地伏卧膝上，任我翻弄。

我在春风微寒的阳光下翻弄一本英国学者翻译的中国诗集。阳光自背后照射，令我感觉腰背之际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舒适。书在我自己的身影之下，所以读起来并不耀眼。字大行疏，这对于现在的我，毋宁是更为方便的。

威利的序言并不长，只简单说明中国古典诗与英诗在内蕴与技巧方面的异同。特别强调西方诗人以爱情为主调，古代的中国诗人则更重友谊与闲适的生活情调。他似乎偏好白居易。这也就难怪这本译诗中，乐天之作占了很大的比例。有多少首呢？但阳光之下读书，最好也闲适，甚至慵懒无妨。不要细数了罢。约莫是有三分之一的样子。

在序言的前段，威利说到译诗之难。西方的读者们或许会好奇，中国诗讲究协韵吗？有的。但他翻译时，衡量形式与内容，避免顾此失彼而放弃了韵的问题。于末端，他则又提及此书的面世，恐将引起一些争议，但他自信尚不至于误导读者。毕竟要了解千余年前的作品，并不容易。他说：有些中国朋友告诉他，这些英译诗，较诸他家之译笔更为贴近原作。

我看见威利的微笑在那里出现。朦胧但坚定。是的，如果不坚定，如何能出版一本书？

在七十年前，或者八十年前，一位生于英国，长于英国，从未到过东方而热爱东方文化的学者，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东方文学的译介。他必然是经由文学而与许多东方的古人神交，不忍将自己心仪向往的美好独享，故而仔细琢磨，一字一句将那些中文或日文翻译为他自己的语文。而今，我坐在阳光之下，阅读一本英译的中国古典诗集，遂经由一位英国文士的译文，再去溯源一些熟悉的以及不甚熟悉的古诗。感觉有些复杂而奇妙。

其实，第一次接触威利的译著是二十余年前，当时正译着紫式部的《源氏物语》。威利的译本*The Tale of Genji*，给了我另一个观察原著的视角。他的翻译未必十分忠实，有些部分删节了，有些文字修改了原著的缠绕，但译文十分典雅优美，相信西方的读者会被那本书导引入神妙的东方文学世界。我后来又有了了一本美国学者塞登史帝克（Edward G. Seidensticker）的英译本*The Tale of Genji*。

那本译著颇为忠实，对我自己的译事十分有帮助，然而，字里行间似欠缺了一些什么。也许是品味罢，或者是风格。可见得忠实正确，大概不是翻译的全部。

忽闻得鸟鸣啁啾。侧首从栏杆望过去，近处大树的繁枝已有万点新绿，一群不知名的蓝色小鸟正穿梭新绿万点之间。山谷向远方倾斜迤邐，高低深浅不同的树姿和树色也一径流宕至远方，在春日阳光下，仿

佛到处跃动着；而那更远处的海港，水映着光，反而似透明的镜面般，纹风不动。

如果，如果从海港驶出大海，一径航行，与哥伦布采相反的方向，大约精疲力竭后，可以抵达威利的故乡罢？不过，读其人之书，也未必非要追寻其人的踪迹不可。有人诵读杜甫、白居易或苏东坡，便发愿追踪其一生遗迹。但会看到什么呢？多是一些后世人庸俗的附会罢了。威利聪明，或者说浪漫。他宁愿保存文字里美好的东方印象，足不离英国土地一步，他的日本，遂永远是紫式部笔下的日本，他的中国，应该就是像这本译诗集中的中国罢。

诗译自屈原的九歌《国殇》。何以没有从诗经国风那些抒情作品译起呢？或者何以不译《离骚》？至少，他应该想到九歌中的《湘夫人》或《山鬼》才对。然而，是《国殇》居于首篇。其间自有他的道理罢。几年前，一次国际性的翻译讨论会中，一位年轻的外国学者于听取我方专家们的建议后，颇不以为然地坚决抗议道：“我翻译，是因为自己阅读受感动，想把这感动与人分享；我并不想去翻译别人认为应该或重要的书！”这话说得有道理。对于文学作品的品味与衡量价值，岂有一定的准则？

《国殇》译为*Battle*。译诗铿锵有力。除一个译音词外，几乎看不出是翻译的作品。是一首上好的英诗。

汉武的《李夫人》则缠绵悱恻。

古诗十九首之中的若干译作，也保留了重叠词的趣味。

目光追逐着横书的英语诗歌，暂忘记原诗的阅读，令人熟悉又陌生的感动，是十分奇妙的。

当然，若要挑剔，也并非真的无懈可击。譬如原作中所省去的主词，在这里就显得有些刺目了。中国和日本的古诗文，共同的特色是罕设主词，读者自能由上下文去辨识之，然而英文却往往不可避免的需要设置主词。这些我或你、我们或你们以及他、他们等等，相当碍眼刺目。

刺目的，其实也因为阳光。日影不知不觉间已移动，显然我自己的背影已缩短，挡不住白花花的光线了。大概是眯着眼睛看了好一阵子阳光耀眼的书面的罢，感觉有些晕眩。遂将书合起，合起之前，习惯性地想在纸页里夹个书签或什么的。不必了罢。遂将读了一半的秦嘉的妻子徐淑的《答秦嘉诗》那一页合起来。她丈夫秦嘉的赠诗则在背面的另一页上。多可惜，若在毗连的两页，夫妻岂不因诗而会合了。生时分离，遂有情诗往来，身后两人爱情的见证竟也未得逢会！忽觉得遗憾。不过，即令情诗毗连，变成了英文横书体，秦嘉和徐淑大概也不认得了罢。

膝上的厚书挪移开后，顿觉轻松。

我站起来，凭倚栏杆，定眼望去。近午的阳光下，远处的海洋平静而光亮。不免又想到更遥远处那一位可敬的英国学者。秦嘉和徐淑的情书曾经打动了他的心吗？他的译笔，如今却打动更广大的读者群了。虽然秦嘉和徐淑早已逝去，威利也已经作古。但是，诗留下来了，中文的

和英文的诗全都留下来了。书，不言语吗？书，正以各种各样的语言与我们交谈着。

一九九五年三月

路易湖以南

从路易湖（Lake Louis）南行。

途中，左眺或右望，尽是联亘的山脉，东睇或西览，无非绵延的林木。

这北纬五十多度、西经一百二十几度的地方，比东北更北，夹着国际日期变更线，合当与台北遥遥对称着。

东北，未尝经历；台北，当然熟悉；而这里则是初次造访，不免有些新奇与犹豫的心情。

车速应该是相当快捷的，以一百公里的时速前行，但路面平坦，视野辽阔，遂令奔驰有如徐行，保持着适宜观赏的速度。

于适合观赏的速度下，左右的山脉南北无垠地联亘着。沉郁顿挫，风骨嶙峋。那称为加拿大落基山脉的群山牵连相拥重叠于我顾盼间者，其实只是起自阿拉斯加，向南奔走到墨西哥的一小段而已。

山顶犹见积雪皑皑于处处，乃因为时值盛夏。大部分的雪已经化作瀑布飞泉，融入河川沼泽内，唯不胜寒之高处，仍介立地坚持着最后的终年不化之白；而白，倒也未必坚持于最高处，时则峰顶褪去了皑皑，

裸露荦确的崖石，几撮亮白兀自于其下以皴笔的姿态停留着。

确实是皴笔的表情。即使整体而观，若想画这样苍劲雄伟的山势，怪石参天，岚气在阴崖，水彩或油画终嫌不够贴切，须是那种大片枯笔横扫，复以留白之神妙，方才妥善。

其实，山脉也并非全然是断崖怪石。山麓甚至半山腰处便渐渐有林木丛生。多数是寒带的杉树。挺立如数不尽的侍卫，虽在暑天骄阳下，枝叶纷披，竟然犹带几分圣诞节氛围地苍青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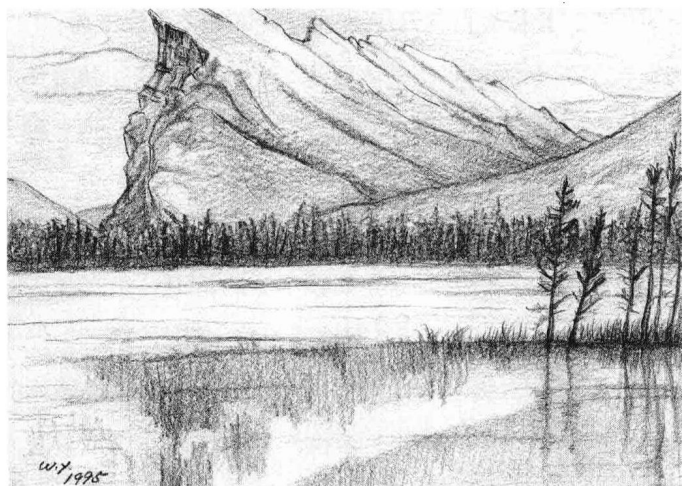
便是这种苍青自山腰迤迤至山麓甚至平地道旁，使得嶙峋的山添增几许鲜活，而不至于一径的枯槁。若换作冬季来此，白雪覆盖万物，当又是另一番景象吧。

有一只北美洲的黑鹰，在远山与车窗之间，展翅盘旋。翅膀像是尽情展开的手臂和指尖，放松全然的放松，但是坚挺而恒毅。它自车后超越我们，稳定如箭地上升向远方，复又悠悠地作一百八十度回转，然后消失在我车窗的视界外。

也许是在觅索食物罢？作为一只禽鸟，当自亦有其辛苦。

而在我追索老鹰踪影失落的方向，却与一座奇特的巅峰相遇了。于众山峥嵘的远方，更有一峰突起。形如着一顶葛巾的侧首，虽然眉目鼻梁等五官模糊，但那桀骜又落寞的神情，分明非太白莫属，独憔悴的斯人，难道身后竟也寂寞地攀登此难于上青天的另一个蜀道吗？

从路易湖南下，实则沿途所见，在我内心隐晦处相遇，竟都是古老中国的记忆。譬如先前那一排屏障似的山岩高耸，有云雾霭霭，仿佛仙



人排列如麻的老姥幽境，吹拂过千岩万壑与林梢枝叶传入耳里的风声，遂亦有了铮铮钹钹的妙响了。

峰回路转，而路转峰变。前一刻看到的奇峰并峙，有如巨大的左手竖起大拇指，待车行稍远路转弯之后，从另一角度望去，发现竟然是前后数峰重叠的效果；侧面观去，打散了各指，便全然不是那回事了。

而南离路易斯湖的途上，也包括了这类对原先自以为是的一些失望。

继续向南。逐渐看到夹于林木间的河水而出。这流水其实一直在流着，从湖泊溢出；不，从雪山泄下。在陡峭的地势，先呈急奔的飞瀑，流到平地仍喘喝不已，颜色却是乳白的；蜿蜒数里甚至数十里之后，终于惊魂甫定，成为蓝绿色。这蓝绿的色泽，无以名状，比绿更蓝，较蓝为绿。有人称为祖母绿色（emerald green），却少一分珠光宝气，多一层纯净晶莹，是大自然奥妙的原始色彩，终非调色板上所能寻觅的。

昨夜投宿路易湖畔。从旅邸客窗望出去的路易湖，便是拥有这种纯净晶莹而且清澈的蓝绿颜色。窗对着湖，湖的三面被群山环抱着；近山稍低，有杉木丛生于更低处，远山则较高而山势险峻，连障巘嶿之上，千万年不化之积雪，已累纯白为湛蓝。湖水旦夕有山岩林壑的倒影，虽则山中崖倾难以留光，但明镜似的湖面，总如实地映现昏晨的嫣红日影，或远近变化多端的山色。

告别路易湖驱车南下，一路时隐时现的这条河，也不知是踢马川（Kick Horse River）还是弓河（Bow River）。一时无法查知。其形宛宛，有如弓背，似宜取弓河为名；至于处处有石横水分流，湍急如奔驰，则恰似踢马狂走之势。但贯穿班夫城（Banff）的流水，倒是不容置疑的弓河了。

车行到近班夫城前，河水又转变为泱泱的湖泊。湖水澄明之中，有巨大山脉的倒影。那名为峦多（Mr. Rundle）的大山，确实峰峦特多，一峰挨着一峦，层层叠叠，由北向南。不知从何处开始，以波涛汹涌之势高潮迭起，蜿蜒伸张，至此而忽焉断落，如乐曲末章突然以响铎终止，令人错愕不防。而整排山脉，由北南走，渐渐扭转向东，山脉上的众多峰峦亦随之生鲜有活力，如巨龙之脊椎，起伏有致。是的，这正是一条巨龙卧伏。至于那首部忽然不见，必是藏匿于湖底——“虬以深潜而保真”。我终于印证悟得了古典的精髓。

加拿大落基山脉（The Canadian Rockies），我专注地陪她走过一小程，谨此赠予一外号：加拿大龙脊山。

夜 谈

枕上辗转，难以入眠。

索性不如起身。夜有些凉而温柔，赤足踩在地板上的感觉很纯净，纯净的感觉，也许因为地板上有月光投射的玲珑花纹。这花纹组构成浮动的虚幻的世界。轻轻的、轻轻的，不敢踩破那虚幻浮动的光影，从卧室走向那微微有声音的方向。

声音似乎来自走廊尽处的客厅，越走近越清楚，可也始终是轻声微谈。

不用开灯吧，月光如水。这样的明度，正好可以辨别方向和家具的位置。在可以辨认的方向和家具上，并没有人；然则，这微微的交谈究竟源自何处？

•

我也是来自一个古董商店。我在那个店的角落蹲了三年。有人在我